

「戰東風」改稿

九十年前的一九三三年，「九一八」事變兩周年之際，《大公报》用三個篇幅刊登了三萬多字的通訊《東北勘察記》，披露了偽滿洲國真相。這是二十五歲的特約通訊員陳紀濤潛回東北，秘密調查採訪了兩個多月的成果。稿件見報後，陳紀濤從頭到尾看了一遍，除一二詞彙增刪之外，全文照刊，「我這個『小蘿蔔頭』，不知不覺偷偷掉了眼淚，是自己兩個月驚險與辛勞的結晶，也是報館對心血最大的報償。」

《大公报》的領導層，在審閱稿件時，一方面用人不疑，放手使用，《東北勘察記》就是典型例子。而另一方面，又字斟句酌，不敢馬虎。張季鸞常為「題目一字修改，繞室彷徨到半小時。」總體可概括為，大氣與小心兼備。比如，范長江寫的長篇戰地通訊，張季鸞看後，只提了四個字：「議論全刪。」

張季鸞主張文章應不偏不倚、客觀公正，而筆端帶感情，筆底起波瀾，讓讀者通過新聞事實自行去判斷。張高峰一九四三年初從河南發回災區通訊時，原題目是《飢餓的河南》，王芸生深思熟慮後，改為中性的《豫災實錄》，亦是這種「不偏不倚」的思路。而文章的影響力不因此而削弱。

當然，這些報壇巨擘風格各異。一九四九年後，王芸生、李純青是報社的正、副總編。國際部才子劉克林曾形象地比較：「王先生改稿子，圈圈點點，稍作刪削……李先生把稿子改得體無完膚，慘不忍睹，令人欲哭無淚。」

某次，記者寫了篇物資緊缺、市民排隊購物的稿件，李純青將上百字壓縮為「人們在街頭戰東風」八個字。後來，記者們遇到稿子被大量修改，便開玩笑說「又戰東風了」。不過，李純青學識淵博，且與記者總是以商量的口吻交換看法，令眾人受益匪淺。



瓜園蓬山

gardenmarvin@gmail.com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上周去了一趟呼市，這是對呼和浩特市的通稱。「呼和浩特」在蒙語裏是「青城」的意思，「呼和」為青色，「浩特」為城。和許多北方城市一樣，呼市的大街也是筆直的，順街北望，是連綿起伏的山，像一道青黑色的屏風，把近處的城市護了起來，那就是大青山了。在呼市，我新學了一個詞「奶食」。關於奶製品的知識被大大擴充，味蕾關於「奶」的感受從此被改寫。奶粉、酸奶、奶酪、奶茶，在這裏都顯得太普通了。街頭大大小小奶食店中售賣的還有奶皮子、

十八世紀蘇格蘭哲學家大衛·休謨（David Hume）的人生遇過幾次轉折，其中一個發生在他的父親過世之後。休謨的父親是一名律師，在世時供給了休謨不錯的教學與生活，而在死後卻沒有留下太多家產給這個養尊處優的兒子。

當時，休謨驚覺自己的處境，放下了要成為文學家的夢想，決定去找一份踏踏實實的工作。一七三四年，休謨到布里斯托從商，不到「幾個月後便發現這種職業完全不適合」他。他寫道：「我下定決心以節儉度過貧困，保持自由之身不受影響，對提升

兒戲，又作「兒嬉」，意指一些如兒童鬧着玩的事情，不必太嚴肅認真。蘇軾的作品《蠟梅一首贈趙景貺》就有言：「天工變化誰得知，我亦兒嬉作小詩。」然而於今天，兒童參與的，原來已不只如遊戲般玩樂的小事，教人不得不以嚴正的態度看待處理。

尖沙咀一家售賣奢侈品的店舖日前在光天化日下被行劫，三名賊人持刀和錘，掠去約值三百多萬的手錶。警方同日拘捕兩名涉案人士，皆為南亞裔人，其後更有兩名分別只有十歲

「凝視三星堆」

三星堆遺址是中國考古界發現的最神秘的古代遺址。自從一九二九年第一件玉器的出土，三星堆就吸引了一代又一代考古人員的目光。伴隨着大量青銅面具和奇異塑像的問世，四川廣漢也引發了人們對古蜀文明一波又一波的熱議。央視紀錄片《尋古中國》更將三星堆「祭祀坑」喻為「沉睡數千年，一醒驚天下」，這裏歷次考古出土的文物數量已超過五萬件，顛覆了我們過去對於古代中國的想像。不少遊客都慕名前往位於四川廣漢的三星堆博物館，感受古蜀文化魅力。

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將由本月二十七日起舉行「凝視三星堆——四川考古新發現」特別展覽，為期三個半月。屆時將展出一百二十件三星堆文物，其中一半為二〇二〇至二二年間「新鮮出爐」的文物，當中包括目前三星堆最大的完整動物造型的青銅器「大神獸」（附圖）。

「大神獸」收藏於三星堆博物館，為首次於四川省外展出的文物之一，亦是首次在香港亮相。高九十八厘米，長一百零四厘米，寬三十九厘米，重量近三百斤。「大神獸」去年出土於三星堆遺址八號坑，其複雜結構展現古蜀人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及創造力。這件青銅神獸大口、立耳、鬚髮、細腰、長尾、小粗腿，頂有立人，四蹄帶有紋飾，自兩年前發現以來，考古人員將其身上疊



壓的器物逐漸提取，神獸的輪廓才得以完整呈現。

負責八號坑的工作人員發現，「神獸的右耳非常有趣，很長有點像兔子耳朵，還有很寬的嘴，同時頭上還頂着一個長耳朵，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點。」



館藏擷英 閒雅

逢周五見報

淺海鯨蹤

香港水域再現鯨蹤。日前，在深水灣泳灘離岸五百米海面，有市民發現一條鯨魚載浮載沉。網上短片顯示，該鯨體積較小，背鰭長期露出水面。城市大學的專家通過影片推測其為侏儒抹香鯨，而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的專家則認為，單憑影像片段難以確定鯨魚種類，也有可能是領航鯨或偽虎鯨。

不論是侏儒抹香鯨，還是領航鯨或偽虎鯨，都是訪港「稀客」。翻查一九五五至二〇一六年紀錄，先後有十七種物種在香港水域擱淺，其中侏儒抹香鯨、偽虎鯨、短肢領航鯨均榜上有名。

侏儒抹香鯨是體型最小的鯨，背部呈藍灰色或暗灰色，背鰭突起。棲息深海的侏儒抹香鯨，極少現身淺海，牠們若在近岸出沒，通常動作放緩，似在水面飄浮。根據紀錄，五十年來有四條侏儒抹香鯨先後出沒香港水域，分別是一九九一、二〇一六及二〇二一年。其中，二〇一六年五月，在西灣河水警基地對開海面，發現一長約兩米的鯨屍，經專家確認為



萌寵集 佑松

逢周五見報

細分的美食

奶豆腐、奶疙瘩、奶嚼口，而奶皮子又分濕的、乾的、半乾濕的，不同的做法或加入不同佐料的奶食化出多種口味，讓人驚呼人類的食物想像力如此豐富。

高度細分，是地方美食的標識。老北京爆肚之「肚」可分出十三種之多，非老饕難以盡數。二十年前，我第一次到地處湘西的吉首，只見路邊米粉店都靠牆擺一個長桌，上置一溜大搪瓷杯，裝的是各種辣椒，少的五六種，多則十來種，顏色從鮮紅到棗紅，辣度、酸度細微差別。當地把煮

如果休謨遇上陶淵明

文學才能以外的事物全然不屑一顧。」覺悟後的他寫成了經典作《人性論》，以及花了十五年完成《大不列顛史》一書乃後話。

休謨在職場花了幾個月覺悟人生，田園詩人陶淵明則花了八十餘天。在東晉安帝義熙元年（四〇五年），陶淵明決意辭去任職僅兩個多月的彭澤縣令一職，臨行前寫了《歸去來兮辭》以明志。

在《歸去來兮辭》的原文序，陶淵明自稱，當初他出任縣令一職是為了解決飢寒，而歸隱乃因任職的痛苦甚甚於飢寒。「悟已往之不諫，知來

兒戲不兒嬉

及十四歲的非華裔男童被捕，涉嫌逃學參與犯案。

十歲！只是兒童階段的年紀，於香港社會，應該在做什麼？上學、參加課外活動、打網絡遊戲？頑劣一點的，也許會為好玩而逃學翹課，跟損友於街上流連？非也，原來現在兒童還可能穿着校服聯群結黨干犯嚴重械劫案。

世事日新月异，人們早已習慣瞬息萬變，但我真的想不到在治安良好的香港，嚴重罪案的參與者可以突然有如此年輕化的趨勢。南亞裔人士在

港的教育、工作與發展出路等問題，一向備受關注，不少非華裔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困難，衍生不少社會問題，近年亦常常有少數族裔或假難民參與搶劫、傷人、幫派仇殺等案件，現在甚至有年幼兒童參與其中，讓人大感驚訝，實在不能視為一般程度的罪案與青少年問題，必須及早正視，免得再有下一代被不法分子利用，於求學年齡誤入歧途。

數天前，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於記者會上表示，今年上半年因干犯刑事罪行而被捕的青少年較去年同期



館藏擷英 閒雅

逢周五見報

暴露一個人的自大和無知。當地「竹食」之豐富，豈是一個「筍」字可涵括。「全竹宴」上，我見識了筍的新做法，還第一次見到和吃到了竹胎、竹燕窩、竹蟲、竹蓀花、竹蓀蛋、竹毛肚。面對裝滿盤盤盞盞的竹字頭美食，不由暗嘆：只羨熊貓不羨仙。



知見錄 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陶淵明還會告誡他：「既然決定了要平凡生活，就別再去回想那些世俗的職位了！」

如果休謨可以學到陶淵明一般，決定歸隱便不再問世事，那他就可以避開（帶了一點委屈的）另一個人生轉折：在成名後，休謨曾經先後申請兩所蘇格蘭大學的教職，均被拒於門外。



古文日常 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增加兩成，警方亦高度重視青少年罪案，更呼籲社會各界加強合作，協力培養下一代奉公守法的意識，避免「小時偷針，大時偷金」。事實上現已出現了有兒童參與的搶劫案，而且不是「偷針」的程度般簡單，可見預防青少年罪行刻不容緩。



竹門日語 簡嘉明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隔代親

中國人「隔代親」，祖父母對孫輩寵愛有加，甚至溺愛成風。美國專家如心理學家 Laurence Steinberg 卻認為，祖父母干涉孫輩教育只會造成他們和成年子女兩敗俱傷。

在專著《在艱難時刻和成年子女一起成長》（You and Your Adult Child: How to Grow Together in Challenging Times）中，他從三方面進行論述。首先，時代不同了，如今年輕人面臨的經濟、文化情境與父母那輩截然不同，每一代人面對的育兒教程也在不斷變化。其次，對子女的育兒方式指手畫腳反而會激發子女的逆反心理，因為他們需要建立自己的獨立性。第三，育兒時期是子女需要培養自信的階段，父母要表示支持，而不是一味批評、挑刺。他也指出，隨着美國社會日益多元化，移民家庭更易發生圍繞育兒方式的爭議。老一輩傾向於用過去在另一文化背景中獲得的老經驗來判斷現實，在異國長大的子女則會把自己與土生土長的美國同學的經歷比較，難免對父母的「老腦筋」產生反感。

一位中國同事當初在內地買了連在一起的兩套房，和父母做了隔壁鄰居。沒想到父母對她太過關心，不打招呼就上門打掃、整理、做飯不說，還常因孩子的教育和她發生矛盾。有時，她的父母一味嚴厲，說外孫女不聽話、不乖順，比她小時差多了。有時又無原則寵愛，「戲精」外孫女一假哭，就要跳出來「包庇」孩子，指責女兒，讓她不勝其煩。最後她從父母那裏要回家裏的鑰匙，強勢建立邊界。她先生說得好：和父母要保持「一碗湯」的距離。太親密無間，湯端來滾燙，無法入口。離得太遠，湯端來都涼了，也不理想。

不過，知易行難，在中國家庭尤其如此吧。



墟里 葉歌

逢周一、五見報